

### 奪命金與同學會

伍淑賢

港產片對港人的吸引力，正是因為它是個封閉的系統，在百分之百的商業包裝下，港人在戲中重新活一次，看一粒粒與自己一起長大變老的明星，在個半小時內百感交集，非常過癮。無論荷里活電影多好看，都不可能給我們這種感覺，更別說內地與香港合拍的大片了。

每次看杜琪峯電影，就像朋友敘舊，人和景和故事都是熱口熟面，水準近年也不穩定，有時故事玩得離譜，看完也很氣，不過就像老朋友一樣，很快就忘記了，下一回有新戲又會去看。周星馳的黃金時期，也是這樣，一有新戲就去看。周星馳的《奪命金》，也是一貫風格，把幾代的演員找來，縱橫穿成一幅彩色的畫，特別是男演員，每個都只一小段，但都極搶鏡，個個都叫人眼前一亮，像黃日華的收買廢紙佬，只幾分鐘戲，但比得上任何一個荷里活男主角；還有譚炳文，聲音之圓潤鏗鏘，跟當年配音劇集《杏林雙傑》的加蘭醫生沒有分別，只是樣子變了老叔父。還有杜琪峯電影必有的張兆輝，演拜山華，也只幾分鐘而已，一樣看得很爽。盧海鵬和蘇杏璇的光芒更不用說了，一個是普通女人，一個是貴利佬，卻分別帶出貪婪的兩種皮相。久違的蘇杏璇，似是故人來的感覺。連演譚炳文老婆的前亞視藝員盧希華，只有兩句對白，也很好看。

張兆輝與杜琪峯電影的關係，是個可以寫論文的題材。港產片裡，除了林雪，應該沒有第二個這樣十多年來，恆常在杜琪峯電影出現的角兒。他還是非常多樣化的，每次演不同性格的黑社會，特別是《柔道龍虎榜》裡神經兮兮又搞笑的大佬。看一些訪問，杜琪峯說他喜歡跟明白他的演員合作，免得花時間，所以很多是前無綫藝員。

《奪命金》在固定的商業方程式底下，其實是個藝員同學會。如果這個同學會可以見到邵美琪，加上今天的繆騫人，就太美妙了。

### 「機器味」的作品

黃仲鳴

在大學教授新聞寫作、特寫寫作，要有數載矣。有一現象是，有些學生的課堂習作，每每被我改到「滿江紅」，錯漏百出、文句不通者比比皆是；但一到家課，所交作品卻有雲泥之別，一個本來滿是「紅筆」的學生，怎突然脫胎換骨，成為文章頗通順之人？

其實一字一吐淺，歸家操筆，有參考書也，有電腦這百利全書也，精靈學生，自是搖身一變成「最佳作者」。這種風氣，當然要不得，不過回心一想，此等學生自甘墮落、不自愛，到頭來必痛悔一生。但以為老師蠢鈍，不知其術而沾沾自喜者，實令人心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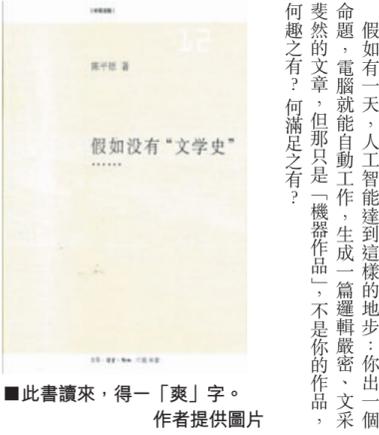
據此種風氣已蔓延學界，連研究院學生的碩博士文，也見拼湊之風，電腦雖有軟體可以捉假、捉抄，然「抄」得高明、「襲」得超妙，機器也嘆有符。但身懷絕頂武功的教授專家，法眼一溜，自是知道是什麼貨色。

昨日在書肆購得陳平原的新書《假如沒有「文學史」……》(北京：三聯書店，二〇一一年七月)，廢寢忘食，得「爽」字之外，若干篇章更令我感慨萬千。

在科技大盛的今天，電子版書籍大行其道，連《四庫全書》、《四部叢刊》也有。但有一點，連大家記得，諸位翻查電子版……固然很容易在「原文圖像」和「文本圖像」之間自由切换，但即便如此，不能只知道檢索「主題詞」，而忘了書籍的物質形態。不錯，「檢索代替不了『讀書』」，文章的「機器味」，「有經驗的學者，一看引用，就知道你是讀出來的，還是檢索出來的。」

學生的家課，滿紙的「機器味」噴薄而出，高明者可以掩藏得很好，差劣者每一句每一字都見「機器製」。

方今的學生不愛讀書，不接觸書，不感受書籍所散



此書讀來，得一「爽」字。作者提供圖片

### 佛羅倫斯牛扒

蘇嘉熹

自問不是食肉獸，不會餐餐無肉不歡，但月中總有那麼一天，很想很想吃一頓非常非常美味的牛扒，不是小小的一塊，而是一磅重的一塊，最好是西冷部分！

好友S最了解我，經常關注我的脾胃，定時邀約銀牛扒，八月底通過特殊關係，訂了火熱的五星級牛扒餐廳，據說城中名人均慕名到此餐廳一試，卻是排隊兩月也得不到座席！我是受寵顧一級，獲准在美國頂級安格斯西冷和日本A5級和牛中任挑，既是魚與熊掌，難為抉擇，豪爽的May便說兩者皆要，一於吃它個痛快。

八安士的西冷，加上八安士的日本和牛，入口即「溶化」，只能用人間美味形容，那口腹的滿足感實非筆墨可以形容。飽餐之後，心想胃納總要休息一下，才能再啖牛扒了吧！想不到，不足一月，遠在意大利托斯卡納，半公斤的佛羅倫斯牛扒，還是被幹掉了。

佛羅倫斯牛扒(Bistecca alla Fiorentina)選用的是在托斯卡納山谷中自然放牧的奇亞那白牛，這種肉牛沒有人工飼養的雜氣，牛隻生長至一至二歲間便宰殺，之後不經冷凍，而以冷藏數日讓肉質變軟，吃時將T骨部分的牛肉切成五分厚，放在燒葡萄酒或栗樹枝的烈焰上燒烤，吃這種牛扒越生越好吃，最好三分熟，口感最佳，撒少許海鹽提味，其他任何調味料也不需要了。

意大利人吃佛羅倫斯牛扒是以公克計算，通常餐館會建議一人份吃半斤，以近六百公克，換算成美國人吃牛排的安士計，相等於二十一安士，這回真真正正成了「食肉獸」了！



凋謝的生命。網上圖片

有這個儀式。母親去世後遺體存放在喪葬公司，親人們自由決定是否前去瞻仰母親的遺容。她說她希望記住母親從前年輕美麗的容顏，所以她沒有去瞻仰母親的遺容。她相信母親也會贊同她的想法。

酒會延續到下午四點。史密斯兄妹們送走了所有的客人。瑪麗邀我去她家休息，說：「時間不早了，天氣又不好，我不放心讓你自己坐車回去。今晚就住在這裡，明天我開車送你回去。」我說：「你已經夠辛苦了，我怎能還給你添麻煩呢？」瑪麗說：「你能來，就是對我最大的安慰了。我的母親也很喜歡你。她一定希望你把我照顧得好好。」

當晚，史密斯兄妹們聚集在母親的別墅。瑪麗告訴我，在那裡，他/她們將最後一次在母親的家裡共同緬懷母親，並商議處理房子和母親遺產的事宜，喪禮就算結束了。

事後我常常回想起這場英國人的喪禮。他們在辦理喪事上表現出的節制和樂觀的態度令我感歎不已。至於他們的低調安靜，或許一半出於英國人矜持沉默的天性，一半出於個人品格修養，算是一種西方文化的特色吧？

輕輕放下，人們環墓而立。四位護靈紳士把棺木放置一個小型的起放裝置上。在牧師的禱念聲中，棺木被緩緩放入深深的墓穴。這時，人群裡響起了輕輕的抽泣聲。瑪麗幾位妹妹都開始拭淚。瑪麗的大哥率先將手中的玫瑰扔入墓穴，然後移步走開，史密斯夫人的小兒子則淚如雨湧，跪倒在墓穴邊，口裡喃喃地說著什麼。不過，他很快就擦乾眼淚站起身離開了。人們接踵而至，肅穆地朝墓穴鞠躬，投進紅玫瑰，然後依次離開了墓地。

我跟著瑪麗走出墓園後問她：「我們現在去哪兒？」她說：「去酒吧呀。你餓了吧？今天颶風又下雨，你冷不冷？我們在那裡準備了午餐，你喝茶吃飯後會覺得好些的。」

在這個時候，她還有心情關照別人！換了我，我能嗎？我默默地想。我知道，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與母親感情極深。可除了棺木入土的那一瞬間止不住哭出來，她和所有人一樣，把悲傷藏在心底，努力把笑意送給他人。這大概不單是她本人的性格所致，而是一種英國文化特性的表現吧？

酒吧裡人聲喧嘩，壁爐火焰熊熊，人們一掃方才肅穆沉默的神氣，氣氛變得輕鬆隨意。大廳裡，幾張鋪着潔白桌布的大長桌上擺滿了各種飲料、水果盤、各色三明治、奶酪、生菜、啤酒紅酒和各種糕點。史密斯家的兒女們熱情地招呼每一個客人，請大家隨意自便，吃吃喝喝。

人們各自拿盤取了食物，邊吃邊相互寒暄問候，交談聊天。史密斯家的親友有的已多年不見，正好趁此機會見面敘舊。在場的人都彬彬有禮，談吐親切甚至幽默。有人在交談時發出了朗朗的笑聲，看樣子在講笑話，周圍的人都微笑着附和，並無反感。也許我是這裡唯一的中國人，不少人來到我跟前，笑着跟我打招呼，表示歡迎，問我一些關於中國的問題。我也藉機向瑪麗了解她家辦理喪事的一些流程，特別問到用馬車作為靈車是不是當地的習俗。

「用什麼靈車是沒有一定之規的。」瑪麗說：「我們是依照媽媽的遺願，選用了傳統的馬車做靈車。」

我又問，你們有瞻仰遺容的儀式嗎？她說，沒

## 親歷英國人的葬禮

那是一個哀傷的早晨。天，陰沉沉的，就像聚集在英格蘭中部小鎮這種別墅的人們的心情。今天，剛剛去世的91歲高齡的史密斯夫人下葬，家人和親朋好友來送她。我作為史密斯夫人的生前好友也應邀來參加她的葬禮。

我和史密斯夫人的女兒瑪麗是好友，和老人也很相熟。她是一個善良睿智的老太太，我很喜歡她。老人家的離去令我心裡十分難過。想到她的子女孫兒曾孫眾多，遍佈世界各地，這族中最年長的慈祥老人的溘然長逝，會令他/她們如何哀痛！連想到在國內參加喪禮的場景，撕心裂肺的慟哭，狂瀾如雨的淚水，今天，我大概會淹沒在狂哭淚海中了。

上午8時30分，我來到史密斯夫人的家。這是一幢不大的私家花園別墅。令我大為意外的是，別墅內外與平日一樣安靜！屋外沒有花園，屋內沒有靈帳，沒有哀樂，也聽不到哭聲。若不是房前路邊停放的私家車比平日驟增，路人幾乎察覺不到這戶人家在舉辦喪禮。

走進房子，卻原來客廳臥室走廊花園裡已經擠滿了前來送葬的人。瑪麗一見我立即迎上來，謝謝我的光臨，並遞給我一支鮮紅的玫瑰，然後把我逐一介紹給她的親人。他們都神色平和地與我握手寒暄。我表示對史密斯夫人的離去感到遺憾，他/她們則面帶微笑地回應謝謝。所有的人，不論是史密斯夫人的子女孫兒還是其他遠親近鄰，沒有一個面露喪氣，也沒有一個人拭淚哭泣的。人們或默默地瞻仰史密斯夫人生前的照片和遺物，或靜靜地立在屋裡或花園裡，偶爾低低地交談幾句。整個氣氛肅穆祥和，不過我還是看到瑪麗和她的親人們眼神裡壓抑着的哀傷。

上午9點，鎮裡的教堂響起了悠揚的鐘聲。屋裡的人們開始魚貫走出門，每人手拿一支紅玫瑰，鴉雀無聲地站在馬路邊。我站在瑪麗身邊，不知下一步要做什么。正在彷徨時，忽見晨曦的映照下，高處路面上無聲無息地出現了三四匹高頭駿馬，接着便

聽到輕輕的，有節奏的馬蹄聲。我驚奇地看着這三匹馬，牠們毛色亮得像黑緞，頸上飾圈金黃耀耀，昂首挺胸齊頭並進，猶如接受檢閱的軍人，簡直帥呆了！

三匹馬拉着一個華麗的敞篷車廂。車廂內，五彩燦爛的鮮花覆蓋着一副精美的棺木，馬車前後左右由四個高大英俊身著黑西裝戴白手套的男士護衛着，一步一步向我們走過來。原來這就是靈車！

靈車來到屋前，稍稍停頓了一下便繼續前行。史密斯夫人的七個兒女及孫兒女們率先跟在靈車後，接着是親戚朋友。人們自然地跟在靈車後前行。除了得得的馬蹄聲，送葬隊伍始終悄然無聲。天開始下起了細雨，寒風一個勁地吹，我走在隊伍裡，恍惚置身西方電影的情境，連下雨也像是老天爺安排好的啊。

十來分鐘後，送葬隊伍在一座教堂門前停了下來。馬兒穩穩地站定，四位護靈紳士莊嚴恭敬地將棺木抬拾，一步一步走向教堂，人們相隨進入。

教堂內，牧師和祭司人員已在等候。人們井然有序地就座。牧師柔和清晰的聲音宣佈彌撒開始，大家起立，一齊唱起了聖歌。接着，在祥和平安的氣氛中，牧師講述了史密斯夫人的生平，帶領大家為她的在天之靈祈禱。

在全體齊唱一首旋律歡快的聖歌後，史密斯夫人的兒子上台致辭。他的發言沒有悲傷，沒有眼淚，而是回憶了他們兄妹和母親在一起的許多快樂時光，說相信母親在天堂裡一定會像在家一樣開心快樂。大家在牧師的引領下虔誠地祈禱和祝福，在管風琴伴奏下幾度齊唱聖歌。歌曲有的莊嚴，有的優雅，有的歡快。坐在我旁邊的瑪麗輕輕告訴我，他們挑選了母親生前最喜歡的聖歌，在天堂的母親聽了會滿意微笑的。

彌撒進行了40分鐘便告結束。人們走出教堂，四位護靈人再次抬拾棺木，人們默默相隨，來到一座芳草萋萋的墓園。墓穴已掘好，棺木被抬至墓穴前

### 「明德新民」

思遊天地

秋高氣爽，陽光普照的一個早上，應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馮國培教授邀請，前往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人文館出席聯合書院五十五周年院慶典禮。近年來，社會特別關注青年學生的言行舉止，尤對那些過激的言行深感不安。當日我來到邵逸夫大禮堂，令我眼前一亮。一群男女學生啦啦隊與高舉在手之舞之蹈之，並高呼「聯合書院五十五周年萬歲！」充滿青春朝氣的學生們開心燦爛的笑容媲美春天的陽光，如高唱聯合校歌「浩浩青天，昭昭白日，爾式爾瞻，唯精唯新」。體會到秉承聯合書院「明德新民」的校訓培養出色人格友善、積極進取的聯合人精神和風範。從聯合人身上看到青年人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日由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聯合書院董主席岑卓生為「聯合書院明德獎」、「聯合書院新民獎」頒獎，從副院長王香生教授宣讀獲獎人高宇杭和楊雅雯的讚詞中，我們深深為他們「善與人同，才由學廣」，自我提升品德情懷，為國家為香港服務有為青年而驕傲。

聯合書院為社會培育優秀卓越人才無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禮記·大學》節錄「明德新民」正是聯合書院校訓。環顧當今在香港特區政府高官行列中，有多位是傑出聯合人。五十五周年院慶主禮人正是八七年畢業於聯合書院主修政治行政系的高材生，而今官拜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的梁卓文。每次書院舉行禮慶都邀請書院畢業的高官返母校主禮，並由師兄在會上介紹當年苦學和現今成就的艱苦奮鬥經歷，與在校師弟分享經驗，無疑是最有用的課程。和藹慈祥的教育家馮國培教授接任書院院長九年，他不但是一位成功化學家，同時亦是懷有一光明善美的德性，推己及人、崇高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家，具有團結包容精神，在他領導下，眾志成城，攜手向前邁進，為聯合書院再創新天，再輝煌。

### 吐氣揚眉

杜亦有道

美國佬美國奧巴馬和希拉里輪番公開指摘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不肯大幅貶值而動搖了他美元經濟，看來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謬。喂，野蠻慣了的中國人，如今變得又蠢又懶了嗎？我們中國人，如政府，不「操控」自己的人民幣，難道來操控你們的美鈔嗎？各國為了自己之利益，當然好好操控自己之貨幣，而不是任你說三道四就隨便地改變自己的貨幣政策，你們又何必把美國大幅貶值來挽救你們的經濟，而強要別國改變幣制來救活你們之經濟？這樣為自己之利益而管到人家國家去。喂，你以為是剛剛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佬惡毒的年度嗎？現在你們是周身唔唔，欠下全球多個國家的債的時代，不好好思量還債還人快快貶值來削減你的價值，這只是弱智神經佬才想得之異想天開。

當年中國清未極度腐敗，「老虎婆」拿了北洋艦隊之經費去建頤和園，小小日本

就一場甲午戰爭打殘了中國。割台灣，割東北，引發了義和團反洋，掀起八國聯軍入京企圖「舉瓜分中國。要不是中國地大又遙遠，一早就亡盡了。好不容易幾個革命大將大將北洋血戰世紀才挺到今天，昂然立世。你們還冀望發達就司令我們加就加，要我們貶就貶？如今連一小台灣也硬撐不聽「你枝骨」，不容你「任點」了，一個欠債之人還想發令，此真是「發窮惡」一發瘋瘋之極了。

回溯一八〇〇年至一九三〇年近半世紀之日，中國真是被欺後到地底泥一樣，小小德國葡萄牙才巴拿馬一大塊豆腐乳之國度，也來中國佔地據索賠，連被人欺慣之印度「阿差」也伺機蹂躪麥克馬洪線想入藏分一杯羹，中國今日強大卻孔孟之道，處處做和平善長，才會令菲律賓、越南等渣滓之國也來和我們爭南沙權益，有時想想我們或者做橫蠻大國橫行一下，吐氣揚眉一番好過。

### 文學影視作品

詩幻留形

踏入十一月份，對我來說最矚目的文學活動，莫如「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的放映和座談。台灣文藝界對於推廣和深化民眾對文學的認識，歷年來做了許多功夫，政府和學院都分別予以支持，更重要的是當地人也很重視和尊重本地作家的創作，並具一定程度的接受能力，使這類影視作品，能發揮應有的效果，而本身也具相當的藝術可觀性。

反觀香港，過去曾有香港電台製作過「小說家族」、「寫意空間」等介紹作家、演譯作品的節目，近年無線電視也製作過用主持人引介形式的「香港筆跡」。大概由於無法迴避的局限，例如市場和選觀的考慮，除了最早期的「小說家族」，大部分都拍了很淺白；固然仍具推廣作用，但本身卻缺乏可觀性。基於對文學的愛好，許多年來，我由港台的「小說家族」、「寫意空間」一直留意觀看到近年的「香港筆跡」，深感香港的製作人其實是很有技巧的，對文學有熱誠的想像，只是他們對觀眾接受程度的想像，卻愈來愈低。

這其實已不是新的觀察，只由於「他們在島嶼寫作」的系列放映，讓我也想起兩地文學影視作品製作上的差異，應該是市場和對觀眾想像的差異，而主要是市場和對觀眾想像的差異。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這類作品的目的去考量，到底它們是以推廣文學、介紹作家為主，還是演譯作品、發揮內容為主；前者是紀錄形式，後者傾向戲劇形式，當中的要求自有差異。

站在文學角度而言，我覺得最重要是製作者與他所拍攝的對象，無論是作家或作品，都應有互相對話、想像的空間，就是說，製作者不是為寫作或作品而服務，影視作品不是文學的附庸，文學也不是影視作品的劇本，彼此應該是對等的。或者在此對等的考慮上，文學影視作品才有達致藝術可觀性的可能。